

# 故宫东六宫区意译满文匾额初探

*Preliminary Study of Plaques with Chinese and Translated Manchu Inscriptions in  
the Six Eastern Palaces Area of the Forbidden City*

张杰

*Zhang Jie*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6 Vol.16

故宫学刊

二〇一六年 总第十六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 故宫东六宫区意译满文匾额初探

*Preliminary Study of Plaques with Chinese and Translated Manchu Inscriptions in the Six Eastern Palaces Area of the Forbidden City*

张杰

Zhang Jie

## 内容提要:

明初营建北京紫禁城时已有东六宫区，位置也与今日无大差异，但明代建筑匾额皆为汉文。清入关后仍使用紫禁城作为皇宫，建筑多沿明旧，只将匾额上的文字改为满蒙汉三体合璧，后又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去掉蒙文，成为满汉合璧匾额。而今所见东六宫匾额虽多为满汉合璧，其中却有三块所用满文为意译满文，与该区其他宫殿匾额使用音译满文有很大差别。本文将从这三座建筑的功能和方位并结合西六宫相应建筑，探究其使用意译满文的缘由。

## 关键词:

御书房 古鉴斋 静观斋 书房 后妃寝殿 音译满文 意译满文

## ABSTRACT:

*The Six Eastern Palaces was part of the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the Forbidden City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368-1644). In terms of the location, it underwent little changes in the subsequent centuries. Ming-dynasty plaques over the buildings' entrances bearing their names were all inscribed in Chines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the Manchu rulers inherite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continued to use it as the imperial palace while replacing the Chinese inscriptions on the plaques with trilingual ones in Manchu, Mongolian, and Chinese. In 1657 (the thirteenth year of the Shunzhi reign), Mongolian names were removed from the plaques, leaving only Manchu and Chinese inscriptions. Most of the plaques in today's Six Eastern Palaces bear inscriptions of the Chinese name and Manchu transliteration. Nevertheless, exceptions are found on three plaques which bear Chinese name and its Manchu translation, a departure from the convention of using transliter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exception by giving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s and locations of the three buildings, and comparing them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Six Western Palaces area.*

## KEYWORDS:

*Imperial Study, plaques, Manchu, translation*





图2 静观斋匾额



图3 古鉴斋匾额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被烧毁，至宣统元年（1909年）才复建，改为院中央建水殿——灵昭轩，东、北、西为配楼的格局，后因国库空虚，工程长期搁浅未行。可以说在宣统元年以前，东六宫内各区的建筑布局是基本一致的。

东六宫区仅有的三块意译满文匾额都位于景阳宫区第二进院，而其他院落皆为音译满文匾额。为探究这一现象的原因，必须解决两个问题：这三块匾额开始使用意译满文的时间，以及景阳宫后殿区在改为意译满文匾额时的建筑功能。

### 一 御书房等三处匾额使用意译满文的时间

御书房、静观斋、古鉴斋三处匾额均钤有“咸丰御笔”玺印，可见这三处匾额使用意译满文不晚于咸丰朝。

紫禁城内的匾额于顺治朝开始增加满文，直至乾隆朝才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满文使用规范活动。满文为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后又于1632年经达海加以改进，形成了沿用至今的圈点满文。因满文产生之时，清廷处于关外旧地，满文中的词汇所反映的皆为关外政治、生活场景。随着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为了加强对汉族地区的统治，清王朝主动吸收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同时，政治、经济、军事、生活中的大量新鲜词汇也融入到了满语文中，由于没有及时进行翻译，也为了使用方便，这些词汇在满文中多表现为音译汉语借词。这一点在紫禁城中的建筑匾额得到了明显地体现，由于后宫为皇帝及后妃居住地，且宫殿名称也沿用明朝称谓，故在匾额上直接附以音译满语借词的现象十分常见。而前朝的匾额，因建筑多为颁布政令、举行重大国事活动之地，故其匾额上的满文字多为翻译后的意译满文，以示与建筑功能相符。

乾隆九年（1744年）档案中，御书房满文译为“ioi šu fang”<sup>1</sup>，此时的御书房满文译名与东六宫其他建筑相同，

<sup>1</sup> 《奏销档》211-293-2，《奏报缉获御书房逃逸太监马良发往瓮山折》，乾隆九年四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皆为音译满文。

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都虞司为抄送钦定清语“宫”“殿”二词及其用法等事咨盛京佐领的文书中写道:虽已将 gung (宫) 定清语为 gurung, diyan (殿) 定清语为 deyen, 倘若宫殿上面的字有翻译成清语者, 即应写作 gurung deyen; 倘若宫殿上面的汉字未翻译成清字, 则仍须照旧写作 gung diyan。钦此<sup>1</sup>。此时, 为严肃规范满语使用, 乾隆皇帝将满语文中大量使用的音译汉语借词“取意译作清文”, 亦即改为意译的汉语借词, 不准再使用音译汉语借词。同时, 对于紫禁城内的建筑名称, 乾隆皇帝也钦定了满语文译名。例如: 武英殿在此前采用音译满文“u ing diyan”<sup>2</sup>, 后改为意译满文“horonggo yangsangga deyen”<sup>3</sup>; 文华殿在此前采用音译满文“wen hvwa diyan”, 后改为意译满文“su eldengge deyen”。

经过这次满文使用规范后, 乾隆朝满文《大清会典》中建筑名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紫禁城内建筑匾额上的满文使用音译或是意译, 取决于该建筑的所在方位和功能。因前朝建筑为国家政治中心, 或为社稷政命发布之地, 或为大臣办公与出入禁城之所, 其建筑匾额皆使用意译满文, 如午门、太和殿、武英殿、东华门等地; 后寝建筑群为皇帝和后妃的生活区, 建筑功能基本只为了满足帝后的日常生活所需, 其建筑匾额皆使用音译满文, 如神武门、坤宁宫、承乾宫等地; 也有些建筑虽处于后寝区, 但并非帝后居所, 具有其他功能, 如斋宫、奉先殿为皇家内家庙, 为了体现其建筑功能和等级, 这些建筑匾额亦使用意译满文匾额。

如此, 在乾隆皇帝规范满文匾额后, 东六宫区的匾额多为音译匾额, 而御书房、静观斋、古鉴斋这三处建筑虽处东六宫区, 但当时作为皇帝藏书鉴画之地, 其功能异于其他后宫寝殿, 可能是在乾隆皇帝规范满文匾额后, 将其改为意译满文, 而其匾额上现存的“咸丰御笔”印玺, 则可能是咸丰朝见新, 由咸丰皇帝重新书写的。但是, 御书房在乾隆朝至咸丰朝并无修缮工程, 其匾额更无见新一说, 可见御书房等三处建筑应是在咸丰朝, 将音译满文改为意译满文, 并由咸丰皇帝御笔题写。

## 二 御书房等三处建筑功能与使用意译满文匾额的关系

御书房、静观斋、古鉴斋匾额上的满文于咸丰朝发生改动, 与这三处建筑在当时的功能密不可分。东六宫为后妃居住区, 笔者查阅了相关档案, 总结出东六宫在咸丰朝的居住情况, 如下:

钟粹宫在道光皇帝驾崩后, 至咸丰二年, 云贵人居住于此。如:

……钟粹宫交出女子一名, 据称年十八岁, 于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十日进宫, 在云贵人位下当差……<sup>4</sup>

1 《乾隆朝“钦定新清语”(三)》, 张虹、程大鲲译编, 佟永功审订, 《满语研究》1995年第2期。

2 雍正朝满文《大清会典》第一百九十七卷, 故宫博物院藏。

3 乾隆朝满文《大清会典》第七十卷, 故宫博物院藏。

4 《奏销档》650-121, 《奏为查验钟粹宫因案交出女子情形事折》, 咸丰元年五月十六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慈安皇后于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诏封为贞嫔;五月,诏晋为贞贵妃;六月,拟为皇后。自咸丰二年始,至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九日卒,慈安皇后均居住在钟粹宫。如:

……钟粹宫交出女子大妞一名,年十七岁,于本年四月初八日进宫,在皇后位下当差……<sup>1</sup>

承乾宫有婉贵人、云嫔、琤常在、鑫常在、吉贵人(后为吉嫔)居住过。如:

……承乾宫交出女子二妞一名,据称年十五岁,于咸丰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进宫,在婉贵人位下当差……<sup>2</sup>

……承乾宫交出女子大妞一名,据称年十七岁,于本月二十九日进宫,在云嫔位下当差……<sup>3</sup>

……承乾宫交出女子大妞一名,据称年十五岁,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进宫,在琤常在位下当差……<sup>4</sup>

……承乾宫交出女子大妞一名,据称年十九岁,于咸丰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进宫,在鑫常在位下当差……<sup>5</sup>

……承乾宫交出女子大妞一名,据称年十六岁,于咸丰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进宫,在吉贵人位下当差……<sup>6</sup>

景仁宫有婉嫔(后为婉贵妃)、璫贵人(后为璫嫔)居住过。如:

……景仁宫官女子一名,系正白旗巴彦布管领下库使兴贵之女四妞,年十五岁,于本年正月初六日进宫,在婉嫔位下当差……<sup>7</sup>

……景仁宫交出女子大妞一名,年二十二岁,于咸丰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进宫,在璫贵人位下当差……<sup>8</sup>

永和宫有丽贵人、琤贵人、鑫常在居住过。如:

1 《奏销档》655-017,《奏为查验钟粹宫因病交出女子情形事折》,咸丰二年七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 《奏销档》657-085,《奏为查验承乾宫因笨交出女子情形事折》,咸丰三年五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 《奏销档》661-137,《奏为查验承乾宫因笨交出女子情形事折》,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 《奏销档》660-070,《奏为查验承乾宫因病交出女子情形事折》,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 《奏销档》661-137,《奏为查验承乾宫因病交出女子情形事折》,咸丰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 《奏销档》683-049,《奏为查验承乾宫交出患病女子情形折》,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 《奏案》05-0781-053,《奏为景仁宫交出女子因病情形事呈文》,咸丰五年二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8 《奏案》05-0809-016,《奏为景仁宫交出女子因笨情形事》,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永和宫交出女子大妞一名，据称年十六岁，于咸丰二年五月初八日进宫，在丽贵人位下当差……<sup>1</sup>

……永和宫交出女子大妞一名，据称年十七岁，于咸丰四年八月初十日进宫，在琰贵人位下当差……<sup>2</sup>

……永和宫交出女子大妞一名，据称年十四岁，于咸丰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进宫，在鑫常在位下当差……<sup>3</sup>

延禧宫在道光二十五年被火烧毁，因一直不曾修缮，故未再有嫔妃居住。

以上可见，东六宫内除景阳宫和被焚毁的延禧宫，其他宫殿在咸丰朝均有后妃居住。而据《清宫述闻》所载，景阳宫在清代为收贮图书之地，后院正殿御书房在乾隆年因藏宋高宗所书《毛诗》及马和之所绘《诗经图》，乾隆御题额曰“学诗堂”，东西六宫年节张挂的《宫训图》收藏于此，东西配殿也为皇帝贮书藏画之所。因此，御书房、静观斋、古鉴斋作为皇帝读书贮画之所，自然没有妃嫔居住，其匾额使用意译满文，以示有异于其他寝宫。

### 三 御书房等建筑使用意译满文匾额与其建筑方位的关系

御书房、静观斋、古鉴斋使用意译满文匾额与其建筑所在方位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可以说是其特殊的所在方位，决定了其特殊的建筑功能，以致其匾额异于其他后宫寝殿，采用意译满文。

景阳宫的整体布局，虽与东六宫内其他五区基本相同，也为前后两进院落，但景阳宫区内建筑等级明显高于另外五区。其他五区的正殿皆为五开间黄琉璃瓦歇山顶，而景阳宫则为三开间黄琉璃瓦庑殿顶；另外五区的后殿皆为五开间黄琉璃瓦硬山顶，而御书房则为五开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古建筑中的屋顶形式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从低到高依次为：硬山、悬山、歇山、庑殿顶。紫禁城内，仅有十座宫殿为庑殿顶，分别为：太和殿、乾清宫、坤宁宫、体仁阁、弘义阁、奉先殿、皇极殿、英华殿、景阳宫、咸福宫，他们或为举行重大典礼、御门听政、宫中祭神和皇帝大婚洞房之所，或为皇家内家庙，举行大型祭祀活动之地，或为归政后受贺之所，或为重要礼佛之地。景阳宫一区建筑规格如此之高，异于东六宫其他五区，清代虽然对于景阳宫有过几次修缮，但每次修缮都如前式规制，仍保持其正殿的庑殿顶和后殿的歇山顶，可见这两处宫殿的建筑规制一定是皇家所默认的标准形式。

西六宫区西北角的咸福宫区与景阳宫区情况相同，两个宫区分位于东西两侧，为轴对称关系。咸福宫内正殿（咸福宫）与后殿（同道堂）也分别为三间庑殿顶和五间歇山顶，且咸福宫后殿——同道堂也为意译满文匾额，拉丁名为“doro banjinara tang”，译为“理政之堂”，并钤有“咸丰御笔之宝”方印〔图4〕。

1 《奏销档》662-043，《奏为查验永和宫因病交出女子情形事折》，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 《奏案》05-0782-002，《奏为永和宫交出女子因病情形事》，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 《奏销档》668-115，《奏为查验永和宫因病交出女子情形事折》，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周礼·天宫·宫人》规定“掌王之六寝之修”。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六寝者，路寝一，小寝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适服。’是路寝以治事，小寝以时燕息焉。”历代王朝营建宫殿多参见或依照此宫室制度，并依据地理条件和文化，在此制度上发展和形成各朝宫殿布局特色。紫禁城内东西六宫为明清皇帝和后妃居住之所，分别为左右各三宫并列，平面布局如卦象中之坤卦，象征皇帝后宫。六宫正如六寝，亦有大寝一，小寝五，西北角咸福宫、东北角景阳宫则分别为东西六宫中路寝（即为正寝，亦名大寝），其余十宫则为燕寝（即为小寝）。咸福宫、景阳宫作为路寝，其建筑功能明显与东西六宫其他建筑不同〔图5～图6〕。

景阳宫后殿御书房，及其配殿静观斋、古鉴斋在清代不同于东六宫其他五区，为皇帝藏书鉴画之所，上文已有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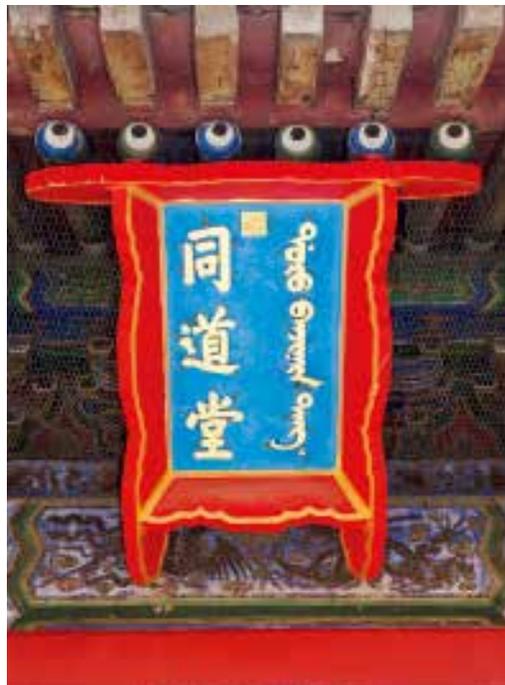


图4 同道堂匾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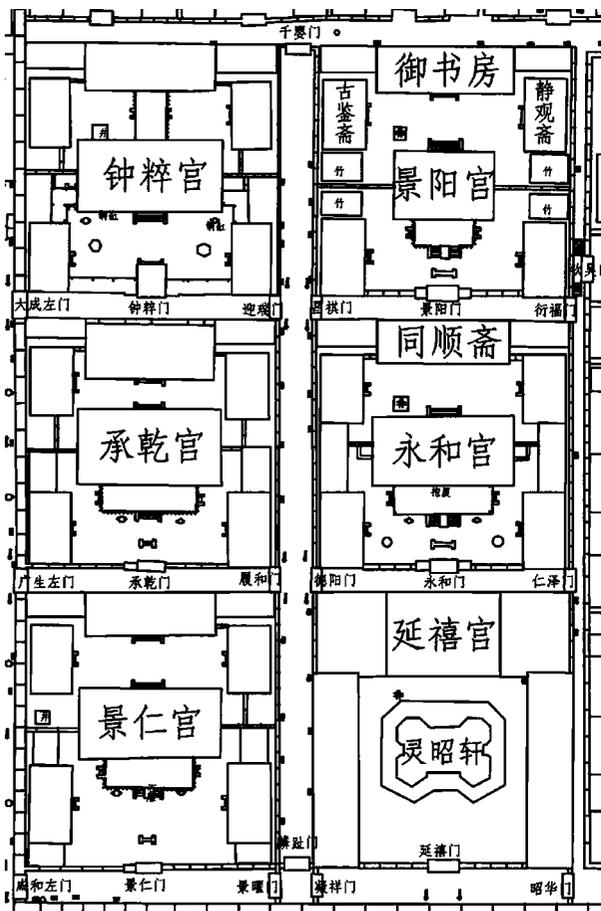


图5 东六宫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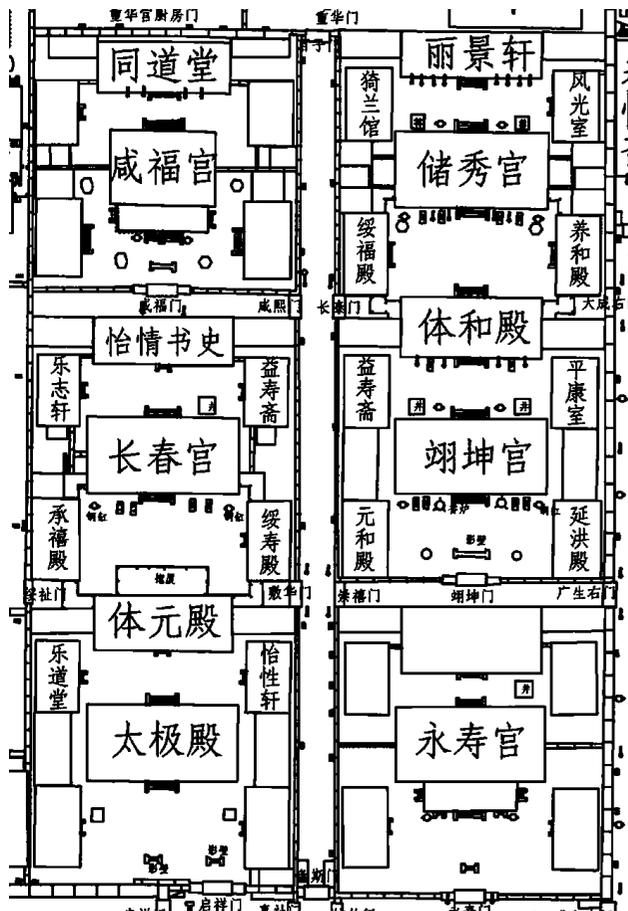


图6 西六宫平面图

咸福宫在咸丰朝的建筑功能也与西六宫其他五宫有很大差异。同道堂在乾隆朝一直作为皇帝收藏名诗书画之处。如：

咸福宫后殿恭悬高宗纯皇帝御笔匾曰“滋德含嘉”。东室恭悬高宗纯皇帝御笔匾曰“琴德篳”。西室高宗纯皇帝御笔匾“画禅室”。

清代同道堂也作为皇帝服丧期间苦居之所，嘉庆皇帝、道光皇帝都曾在此为先帝戴孝服丧，咸丰元年也在此苦居。如：

是日（壬午）始，一居咸福宫苦次<sup>1</sup>。

庚子，上自咸福宫移居养心殿<sup>2</sup>。

是日（己巳）始，上居咸福宫苦次<sup>3</sup>。

戊辰，上御咸福宫，赐惇亲王绵恺、瑞亲王绵忻、惠郡王绵愉食<sup>4</sup>。

辛卯，上自咸福宫移居养心殿<sup>5</sup>。

辛亥，上诣咸福宫，问皇贵太妃安，恭送皇贵太妃还寿康宫<sup>6</sup>。

咸丰皇帝在同道堂苦居服丧期满后，因腿脚不便，且在咸福宫已居住习惯，便长期在此居住，直至咸丰十年前往避暑山庄前均在此居住。同道堂的使用功能，朱家潜先生在《咸福宫的使用》一文中，曾做过详细论证。朱家潜先生认为咸福宫在乾隆朝时期，收存名师字画，是作为皇帝偶然起坐的处所，而不是作为妃嫔住所。朱先生还根据同道堂内匾额贴落的情况，推论其在咸丰朝的使用功能。如：

其余全部隔扇心百余幅，都是咸丰时代的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如奕諲、翁心存、朱凤标、许乃谱、贾桢等人写的。从故宫各处墙上遗留的贴落来看，有这样的规律：凡妃嫔们住所，不会出现“奉敕敬书”字样，并且只是南书房的翰林们写的居多，或者是不署款的修书处写字人所写，不会出现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们集合起来写贴落的现象。如果有的话，都是出现在皇帝住地或皇帝、皇太后经常起坐的地点<sup>7</sup>。

此外，杨文概先生在《奕諲并长春宫启祥宫为一宫的前因后果》一文中，也曾推断，由于咸丰皇帝常年

1 《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十八，嘉庆四年正月下。

2 《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五十三，嘉庆四年十月。

3 《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五，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下。

4 《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十二，道光元年正月。

5 《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十六，道光元年四月上。

6 《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咸丰三年九月上。

7 朱家潜：《咸福宫的使用》，《故宫退食录》，第313页，故宫出版社，2014年。

患有严重的腿疾，以致行动不便，故在长春宫处理朝政之时，为方便起见，选择居住于咸福宫后殿同道堂是非常合理的。

咸丰皇帝曾钦赐慈安皇太后“同道堂”，与慈禧皇太后的“御赏”印章，一同加盖于廷旨上，旨意方生效。如：

当文宗显皇帝升遐时，正值大乱方殷，海宇鼎沸，条约初定，人心未安，经大小臣工叠次吁请大行太皇太后与皇祖妣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并曾经祇领文宗显皇帝所赐之“御赏”“同道堂”五字图章，钤押廷旨<sup>1</sup>。

可见“同道堂”必为咸丰皇帝生前居住或办公之地。

以上可见，历代皇帝对这两处宫殿的使用有别于东西六宫其他十个宫殿，这两处或作为皇帝本人的居所寝宫，或作为收藏字画之地。这样的安排与“路寝一、燕寝六”的皇家营建宫殿規制相符，而作为路寝的同道堂和御书房，其匾额使用意译满文，也是与建筑所在方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 四 御书房等建筑使用意译满文匾额与长春宫修缮工程的关系

匾额的改动或伴随着建筑修缮进行，如光绪三十三年，武英殿区修缮完毕时，大臣请旨将殿宇匾额一并补齐<sup>2</sup>；或与其他建筑同时更换匾额，如乾隆朝统一规范匾额文字。御书房一区在咸丰朝并没有修缮工程，其匾额极有可能是与其他宫殿一同更换。查阅这一时期历史档案，发现长春宫在咸丰九年修缮，并更改匾额满文译名，御书房满文匾额改动应与长春宫的这次修缮密切相关。

咸丰九年，咸丰皇帝在国库不充裕的情况下，对长春宫和启祥宫一区大兴土木，将原本作为独立院落的两宫，连接合并成一个大区域，将原有的长春宫门和启祥宫后殿拆除，在其基础上兴建体元殿，这样将原本独立的两个院落，连接成为一个具有四进院落的宫区，对于这次修缮的详细信息，周苏琴、刘畅先生都有过详细考证，尤其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长春宫修缮图档，更是全面具体地交代了改动细节。但咸丰皇帝的这次宫殿格局改变的目的是什么，未有详细考证，如果仍是作为后妃的居住场所，那这种格局的改变，远没有之前的布置来得方便，修缮后的长春宫在咸丰朝也未有后妃居住的记录。查阅档案发现，咸丰皇帝曾在修缮后的长春宫内招待过蒙古大臣。如：

御长春宫，赐惠亲王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彭蕴章、穆荫、匡源、杜翰、文祥等食<sup>3</sup>。

若修缮后的西六宫仍作为后妃居住的寝宫，便不会有大臣出入，因为这种做法非常不符合礼教制度。但

1 《大清宣统政纪（附录）》卷一。

2 《奏案》05-1051-080，《奏为武英殿工程竣工事》，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 《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三百五，咸丰十年正月上。

咸丰皇帝在修缮完长春宫后，即招大臣筵宴，是可以看出，其目的就是为了将此作为商议朝政，接待群臣之地。这次修建也大大地改变了长春宫、启祥宫两区在历史上的建筑功能。由于长春宫紧邻咸福宫，位于其南侧，咸丰皇帝居于同道堂，其腿脚常年有疾，因此，长春宫是咸丰皇帝最理想的办公场所。

此时，新长春宫的建筑匾额也同样体现出了其建筑功能的改变，长春宫、绥寿殿、承禧殿、体元殿在修缮后，由咸丰皇帝题写匾额，均使用意译满文，且钤有咸丰皇帝印玺。分别为：长春宫“ᠠᠯᠠᠮᠤᠨ ᠡᠨᠲᠡᠬᠡᠮᠤ ᠣᠪᠦᠷᠦᠩᠭᠣ”，拉丁文为“fvgon enteheme obure gurung”，译为“季节永恒之宫殿”；绥寿殿“ᠵᠠᠯᠠᠮᠤᠨ ᠪᠡ ᠡᠯᠬᠡ ᠳᠡᠶᠡᠨ”，拉丁文为“jalafun be elhe deyen”，译为“福寿安康之殿”；承禧殿“ᠪᠡᠨᠰᠢᠳᠡᠨ ᠪᠡ ᠡᠨᠲᠡᠬᠡᠮᠤ ᠠᠯᠢᠷᠡ ᠳᠡᠶᠡᠨ”，拉丁文为“fengsen be enteheme alire deyen”，译为“永受福禄之殿”；体元殿“ᠶᠡᠨᠡᠮᠤᠨ ᠪᠡ ᠳᠤᠷᠰᠤᠯᠡᠷᠡ ᠳᠡᠶᠡᠨ”，拉丁文为“ikengge be dursulere deyen”，译为“宏大体验之殿”。而在嘉庆朝满文《大清会典则例》中，长春宫仍为音译满文，为“ᠴᠠᠩᠭᠣᠨ”，按照乾隆皇帝对于紫禁城宫殿内建筑匾额使用满文意译或音译的规律，也不难看出，改建后的长春宫其建筑功能已不在是供嫔妃居住，而是作为皇帝接见朝臣，处理国事的办公场所。

因此，咸丰九年改建长春宫区时，由于长春宫建筑功能发生改变，咸丰皇帝亲自将其匾额的音译满文，改为意译满文。同时，作为咸丰皇帝寝宫的同道堂，和藏书赏画之所的御书房及其东西配殿，因其特殊的、异于东西六宫其他宫殿的特点，也将其匾额的音译满文，一并改为意译满文。

同时期，咸丰皇帝御笔亲题的匾额除以上八块改为意译满文的匾额外，还有一处，即为吉祥门匾额。因吉祥门仅为养心殿区北墙西侧的一处随墙门，因其建筑等级不高，仅为出入养心殿后殿区的旁门，故其匾额上满文仍为音译满文。

## 五 结语

御书房、静观斋、古鉴斋匾额于咸丰九年改音译满文为意译满文，因其建筑功能不同于东六宫内其他宫殿，为清代皇帝藏书贮画之所。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使用功能，与其所在宫殿方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景阳宫为东六宫“路寝”之所在，故决定了其特殊的使用功能。同样在西六宫中与其对称的咸福宫，也因其处于西六宫中的“路寝”，进而成为清代即位皇帝为先帝守孝居住之地，尤其是在咸丰朝，咸丰皇帝长期居住在此，后期又将其南侧紧邻的长春宫、启祥宫改建为一区，作为接见朝臣、商议国事之宫室。因此，咸丰皇帝在改建长春宫时，将长春宫前后殿、东西配殿、御书房区、同道堂匾额一同升级为意译满文匾额，以符合这几处宫殿在当时的功能和地位。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古建部]